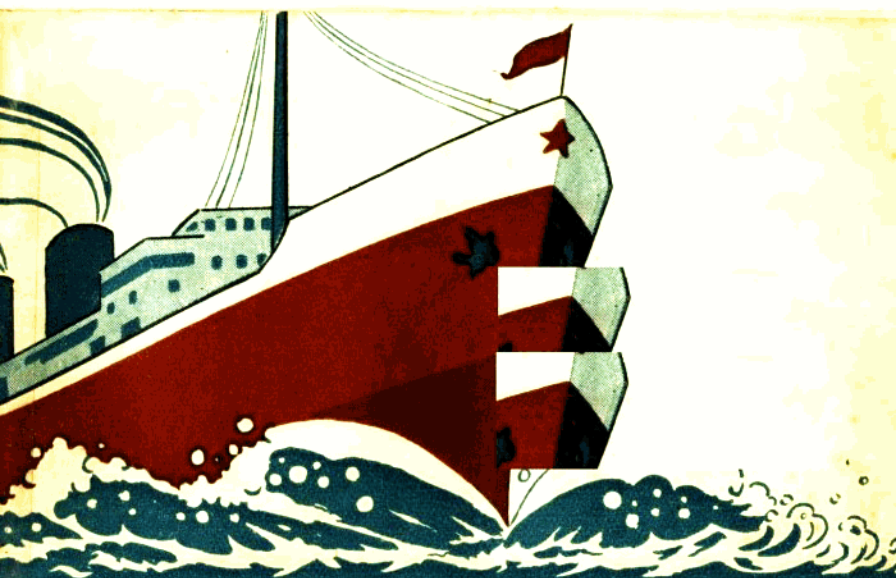




# 楊師傅趕英國

YANG SHIFU GAN YINGGUO

沪东造船厂职工創作

上海文化出版社

## 目 次

|                |       |    |
|----------------|-------|----|
| 前言.....        | 江征帆   | 1  |
| 在新的浪潮前面.....   | 阿 良   | 4  |
| 楊師傅赶英国.....    | 小 張   | 12 |
| 支援.....        | 黃海华   | 20 |
| 純氧煉鋼的前前后后..... | 桥 幼   | 27 |
| 春到人間.....      | 陆振荣   | 36 |
| 責任.....        | 黃海华   | 39 |
| 一粒砂.....       | 肖 星   | 43 |
| 水位表.....       | 林肇富   | 48 |
| 工时.....        | 荣祥 賢杰 | 51 |
| 王医生在变.....     | 王飞坤   | 55 |

## 前 言

这本小册子搜集的文章，描写了我厂整风、双反，生产大跃进以来出现的一部分比较突出的新人新事。这些文章都是职工同志们用散文、特写、小说等文艺形式写的，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看了觉得很亲切感人。

这些文章所描写的先进人物，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干劲十足，敢想敢作，破除迷信，冲掉陈规，大胆革新的共产主义的风格。例如本书“纯氧炼钢的前前后后”一文所描写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新技术——纯氧炼钢，在工程师张祖烈和技术员黄日荣同志的协助下，经过十多次失败，最后终于在顽强的革命干劲下，苦战了二十多天，试验获得成功。这种纯氧顶吹转炉炼钢法，设备简单，成本低，质量和平炉炼钢一样，对加速发展我国炼钢工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又如“支援”一文中的许正芳，“责任”一文中的马根野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工人，但是他们经过刻苦的钻研，终于革新了好几种生产工

具，解决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所没有解决的生产关键问题，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这本集子只写了一小部分人的事迹，还有很多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没有写进去。例如共青团员张月明，为了掌握世界先进技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法，他从今年三月就着手找有关资料，利用业余时间到有关学校、工厂和图书馆，翻了二十多种技术书刊，得到了一些研究线索，经过一百次试验，一百次失败，最后终于在曹伟翔同志的协助下试验成功。这种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法，成本比一般手焊降低三分之一，没有渣皮，抗锈力强，比手焊提高效率十四倍，是国际先进、国内第一的新技术。工具车间自制批镦鎚，经四昼夜苦战制造成功，质量、功率均超过英国乡头牌，赶上美国麦司脱牌。磨床工人马海根同志解决了五年来一直解决不了的200匹空气压缩机磨凡而座和凡而不锈钢片的关键；他日以继夜的苦思、设计、绘图、找材料及利用星期天加班加点钻研，化了两个礼拜时间试验成功了，使生产效率提高5—6倍。此外，在提合理化建议方面，今年春天生产大跃进中，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厂涌现出3900余件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造船车间分段装配工人

樓彭年一人就提出39件，實現26件。這些革新建議的實現，提高工作效率50%—192倍。

目前全廠職工在偉大整風運動的深刻教育下，在黨中央提出十五年或者更短一點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舞下，特別是在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光芒照耀下，他們干劲十足，在勞動中，在工作中，表現了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量和智慧。他們的口號是：“車頭高速化，切削多刀化，多刀齊下，切屑飛舞，仙女散花。”“鉗工機械化，不用銼刀銼，不用刮刀刮，開動腦袋瓜。機械化，放彩霞，不用十五載，叫英國趕中華。”這些英雄的口號和豪邁的氣概，已經匯成一條鋼鐵般的巨流，橫掃一切迷信、自卑、保守和落后，沒有力量能夠阻止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飛奔前進。

工人階級創造性的勞動本身就是絢麗燦爛的詩篇，他們每天在創造、發明和革新，先進人物，先進事跡是寫不完的，我們相信在貫徹黨的總路線中，我廠職工群眾將產生更多的革新事跡、先進人物，他們也將會寫出更多更好的文藝作品，讓我們向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高歌猛進吧！

江征帆 1958年6月12日

## 在新的浪潮前面

阿 良

說实在的，凡是听过“十五年赶上英国”动员报告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斗志高昂信心百倍的——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就说老锻工汪忠吧！心里更是热火火的。

虽然，他是个五十开外的人，做起生活来却还是那末灵活、俐落，还要跟年轻人抢着比干劲哩！

下班的汽笛响过了。汪忠匆匆洗罢脸，就找人开小组会。会议的内容是订小组跃进指标。

“赶英国嘛，这是大事。指标一定要订得先进，可不能落后……。”汪忠心里盘算着，决定在小组会上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提出自己的指标数字来讨论。

小组会开得可真热烈，大家七嘴八舌的都在提保证指标。一个劲地往上加可就沒个结论。汪忠看看大家的劲头很高，就说：“嗯！我来提个指标，大家讨



“嘿！我来提个指标，大家讨论好吗？”

呂振芳插图

“讨论好吗？”

“对！我们听汪师傅的。”工会组长小李马上接住口说。

“根据我们组过去生产的能力，再加上大伙的劲头，我们可以超额百分之五十。”汪忠把百分之五十说得特别郑重有力。

“不成问题。”

“一定可以完成。”大家都这样说。

接着大家又进入了热烈讨论。突然工会宣教干事匆匆跑来把小李拉到一旁悄悄地讲了几句，赶快又走了。小李看见宣教干事一走，马上向大家说：“我们的计划可不行啦！太落后了，人家阿虎组提出超额

百分之六十呢！”

“什么？百分之六十？”汪忠用怀疑而又惊异的口气問道：“真是这样嗎？”按平时来講阿虎組無論什么都拉在自己的后面。可是这回倒跑到前面去了！嘿，鍛工可不比別的，能够超額百分之二十已是很不錯的了。这次提百分之五十就够大胆的了，可是阿虎組怎么会一下子提百分之六十呢？难道……汪忠左思右想……这里呀，一定有道里。便問小李：“阿虎提出超額百分之六十是用什么保證的？是不是找到了什么窍门了？”

“啊！剛才这一点忘了給大家講，他們正在动脑筋想在鍛的时候減少几‘火’。这样就節約時間保證指标了。”小李被汪师傅这一問，就立刻醒悟地回答道。

汪忠想了想說：“对！在这上面我們也要考慮。如果我們小組也減少几‘火’，这样我們恐怕超額百分之七十还不止。晚上大家回去动动脑筋，提出新的指标。我看今天我們就提出百分之七十的超額指标，大家看行嗎？”

話還沒落，大家都嚷着：“同意。”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汪忠可早就醒了。十五年



赶上英国的口号，老在脑子里翻腾，党委书记的报告时而迴响在他的耳边……。加上昨天小组会上大伙的劲头，更说明了大家赶英国的决心。汪忠睁大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发楞。提起赶英国，就引起了 he 年青时候痛苦的回忆。

那是 1923 年。还只十六岁的汪忠，已在黄浦江畔英国人开的一个工厂里做工。当时一家四口，就凭自己做小工糊口，生活无论如何无法维持，又加上母亲体弱多病，两个幼小的妹妹就只好拎着破竹篮到小菜场上去拾烂菜叶、菜皮来充饥。苦日子一天天地熬着，有一天，早就该下班了，但工人们还不能出厂。说是要把放在码头上的木箱子搬进仓库以后才准回家，要是不搬就扣工资。木箱子很重，但有什么办法呢？工头“灰狗”扬着那条断命的鞭子到处乱抽着，汪忠从早上到现在除了两只青菜疙瘩以外，什么都没吃过，没办法，也只好硬着头皮扛箱子，扛了两箱，当第三箱扛到肩上的时候，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

“快！他妈的，慢吞吞的，装什么蒜？”灰狗催骂着。说着就是狠狠的一鞭。

汪忠实在支持不住了，虽然想竭力安慰自己：

“到啦！那不是嗎！就只有這一箱了……”但這又有什麼用呢？腳上像鎖着千斤重鏈似的無法動彈。突然，只覺得兩腿一碰，“乒”的一聲，連箱帶人一起翻倒在地上，沉重的箱子壓在右胳膊上。

“他媽的！鬼東西，裝死，快起來。箱子裏的東西給摔壞了。”灰狗更瘋狂地吼着。

頓時，圍滿了好多人，無數同情的眼光向汪忠身上投來，有幾個上前把壓在汪忠臂上的箱子搬了開去。

“黃狼來了，快扶開小汪。”一個老年工人忽然吃驚地低聲喊着。“黃狼”是個外國大流氓，他不知吞噬了多少工人的血汗和生命。黃狼蓄着一頭黃頭髮，穿着黃色茄克衫，閃爍着那雙野獸般凶惡的眼光走了過來……

“呀！黃狼。”汪忠一看死命地想支起自己癱瘓的身子。黃狼和四個外國流氓已經在眼前了。灰狗見了黃狼連忙哈腰點頭的陪笑着，又在黃狼耳跟前嘰咕了幾句。無人性的黃狼，拿起灰狗手中的皮鞭沒頭沒腦的在汪忠身上亂抽起來……

人越走越稀疏了，人們不忍心再看下去，悄悄地離開了。

“血”順着汪忠的頸項往下直淌……

汪忠想到这里捏紧了拳头狠狠地說：“黃狼，你打我，你这野兽，将来总有机会……”

“爸爸你講什么？”小萍从被窩里鑽出头来好奇地問。

“没有什么，我是說过去我們落后受英帝国主义的压迫，今天我們要赶上它們。”汪忠知道自己这样的解釋不能滿足她，就穿好衣服一骨碌下了床。

东方出現了美丽的紅霞，旧社会的苦难也永远不复返了。

汪忠看着房里的一切：雪白的牆壁，綠色的窗帘，漂亮的台灯……毛主席的挂像迎着紅霞，在慈祥地微笑着。心里一乐眼眶里迸出了两行热泪。

清晨，靜悄悄的只有挂鐘在“的搭”作响，汪忠慢慢地恢复了平靜。超額百分之七十的指标又晃現在眼前了，“能完成嗎？”——“能！”“还能提高嗎？”一个新的念头又紧接而来。“这一批軸是不是可以减少几‘火’呢？唔，行！能行！”汪忠自言自語道。他披上了外衣騎上脚踏車飞一样地奔馳在林蔭道上。晨风吹动着汪忠蓬松的头发，紛紛飄动，朝霞染紅了东方的天边。

汪忠剛將腳踏車推進寄車棚時，就聽見一個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傳來，“老汪，早呀！”

“呀，老孫你也來啦，早！早！”汪忠看着孫桂笑咪咪地說。

兩人一跨進更衣室，都不覺一楞，原來小李一伙人早就來啦！正圍在一起討論着什麼。

“呀！汪師傅孫師傅早。”小伙子們幾乎異口同聲地招呼着。

“汪師傅，我們正在研究，地軸是否能減少幾‘火’？”小李用試探的口气問着汪忠。

“小伙子，能行！咱們一塊來研究。”接着汪忠滿有把握地說：“我們的指標照這樣看來可能超額百分之一百。”

“這個指標可以馬上就提上去，雖然還沒試驗成功，不過我們不怕不成功。大家看，就這樣提上去好嗎？”小李也眉開眼笑的向大家說。

“好！”

“就這樣提上去！”

大家就這樣決定了。汪忠看看上班時間快到，也來不及再研究，就叫大家接班去了。

“汪師傅你組有新的情況嗎？阿虎組已提出超額

百分之七十五。”宣教干事又跑来收集材料了。

“啥希奇，我們的窍门正在研究，先提出超額百分之一百，你看落后嗎？”孙桂自豪地回答宣教干事。

“汪师傅，上海船厂曲軸加鍛已經是減到四火了。”宣教干事用期待的眼光注視着汪忠說。

“小伙子，我們又落后啦！”汪忠对着一群正在走过来听消息的年青人說。

“那我們再赶上他們嘛！”差不多全組的年輕人都这样喊着。

“好！我們就提出超額百分之二百五十。将来我們要把曲軸用兩火打成。你們看好不好？”汪忠毫不示弱地向大家問。

“好——”小伙子齐声回答着，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大家都动脑筋、想办法，这个指标是一定会實現的。汪师傅你要拿点苗头出来呀！你看这些小伙子勁头可十足呵！”支部書記的話還沒完，頓時四周就充滿着掌声、笑声……

阳光——金色的綫条，从車間高高的窗戶里射了进来。“裏！裏！裏！”的汽錘声連續不断的响着，竞赛图表上的箭头又迅速地向上移动了。

## 楊師傅趕英國

小 張

咚咚鏘，咚咚鏘。機械製造車間的工人代表，排着整齊的隊伍，雄赳赳氣昂昂的向生產技術科送來了挑戰書。生產科的楊師傅回頭一看，可樂呀！布滿皺紋的臉上，露出了微笑，他把小書往台上一合，擠進了人群中，仔細的一字一句的小聲念着：“我們堅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十五年左右，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

“啊！趕上英國”，頓時楊師傅收斂了笑容，露出一副驚異的臉色，突然他眉頭一皺，慢慢地走出了人群……。

楊師傅坐在辦公桌上，凝視了半晌，若有所思的隨口問一個青年說：“我們造船工業是否可能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

“當然要趕上它，但英國的造船工業是很發達的，我們一定要加油！”那位青年小伙子滿懷信心地

回答着。

上班的汽笛嗚嗚地响着，楊師傅准备到車間去走走……。

下班的时候，小伙子們就拖住楊師傅，你問去他問短的，弄得他来不及回答。而那些淘气的姑娘却經常傳來一片格格地爽朗的笑声。楊師傅故意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气，望了望那个躲在他背后的姑娘，这是女鉗工学徒林宝娣。他对宝娣說：“十五年后中国的造船工业要赶上英国啦！”說到“赶上英国”这四个字时，他显得特別兴奋激动。停了一会他又用严肃的口气說：“你們可要好好的干啦！我是已經五十三岁了，所有的希望都在你們身上，能不能赶上英国，就要看你們的苗头了。”說得大家都咧嘴眨眼地笑个不休。

女鉗工賈根妹，歪着头用調皮而亲切的口吻說：“这要看儂楊師傅的指导灵不灵呐！”

“我沒有啥好經驗，不过比你們多干了几年，噢！我們互相学习好了。”楊師傅越說越有勁，那副津津有味的神态，又引得大家一陣快乐的欢笑。

回到家里楊師傅疲倦地靠在椅子上，小心地摺下了那副老光眼鏡。从窗戶望出去，前面是一片碧綠

的松柏和冬青。一群孩子正在花园草地上游戏。他对  
着孩子看得出神，嘴里喃喃地说：“快去大吧。”就在  
这时候，楊师傅想起了自己五岁时死娘的那段惨痛  
情景，旧社会给他的苦楚，又晃现在他眼前了……。  
一瞬間他又想起赶英国的事：“刚才那些小伙子們說  
要我指导指导，嗨！我有啥好教他們的呢！我在英联  
船厂內整整 37 年間，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帝国  
主义的压迫，……”他伸出手摸摸額角上的伤疤，痛  
苦地吸了口气，狠狠地罵了一声“英国赤佬”。“我們  
有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当了主人，英国呀！我們非要  
赶上你不可。我虽老了，但我也要把 37 年来积累的  
經驗，告訴給青年一代，我赶不上，就叫那些小伙子  
来追赶你們这些英国赤佬。”

时近黄昏，楊师傅望着窗外美丽的晚霞，面頰上  
泛起了得意的微笑。他打开抽屉，翻开了几十年前的  
那些早已退了色的拍紙簿，記在小本子上的許多代  
号，連他自己一时也想不起是些什么名堂，他聚精会  
神地尽量追忆着……。“啊？紧拍合座●公差原来应  
該是这样的”，他連忙写在練習本上。剛沒写几个字，  
就被一个“座”字难住了。他皺了皺眉头，实在想不

● 紧拍合座是机械工艺上的术语。



起来了，就揉了揉眼睛，在“合”字旁作了个記号，又写了下去，他越写越有勁。忽然墙上叮叮噹噹的钟声打断了楊师傅的思路，他抬头一看，已快10点钟了。



刚没写几个字，就被一个“座”字难住了。

这时楊师傅的老伴推門进来催他吃晚饭，还喋喋不休的唠叨着。他逼得没法只好順从地走出了房門，胡乱地吃了几口，边吃边想。突然，他想到了一件什么宝贝似的，連忙推开飯碗，往房里一钻，伏在台子上又刷刷地写了起来。

腊月的晚上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那呼呼的西北风，象只餓空了肚的猛虎，时而傳来了陣陣吼叫声。玻璃窗上的热气，已被強烈的冷空气結成一串串小